



她的成長

楊小雲 著

230 庫文歌九

翻印必究



有著作權

她的成長

HER GROWTH

定價 新臺幣 130 元

九歌文庫 ㉔

著者：楊小雲
校對：陳素芳、江碧幸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680 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
臺北市郵政三六——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六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〇一一二二九五——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
印刷所：裕高印刷行

臺北市雅江街二六號之一
電話：三一一三八九三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日
六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十日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九歌出版的

楊小雲作品

水手之妻

抓緊生命線

不是雨季

等待春天

無情海

明日之旅

癡心井

女兒心

她的成長

圓內圓外

有你・有我

靈犀一點(編)

小勇的故事

(兒童書房第一集)

豆豆的世界

(兒童書房第三集)

我愛丁小丙

(兒童書房第五集)

楊小雲 著

她的成長

九歌出版社印行

目 錄

一、一定『又』是個丫頭	7
二、孩子不能給別人	24
三、女孩兒姓「碰」	44
四、了解你父母嗎？	57
五、媽媽含恨九泉	68
六、離家出走	77
七、家裏多了一個女人	92
八、林家終於有後了	106
九、紅衣女子的陰影	122

十、失落的蘋果	135
十一、疑雲重重	150
十二、一封信的震撼	165
十三、難解的三角習題	178
十四、晴天霹靂	191
十五、生死兩茫茫	204
十六、家庭經濟危機	213
十七、愁雲慘霧	222
十八、寶盒空了	231
十九、走出迷霧	239
二十、遙遠的路	248
二十一、兩個木娃娃	256
二十二、賞花禍	268
二十三、意外的喜訊	276
二十四、代表永恆的那個字	288

二十五、失業後 294

二十六、憂喜參半 301

二十七、失職的大姊 310

二十八、該面對自己了 316

二十九、自我認同 323

女性的定位與自覺（後記）

343



一、一定『又』是個丫頭

剛考完期終考，林盼弟自知成績不錯。中午吃過便當，拉著好友李貞來到校園一角，坐在「她們的」石凳上曬太陽、聊天，講著講著就扯上考大學的志願。兩人不約而同的以政大新聞系為第一目標，當下便鉤手約定，一塊進政大，再做同學，說著相對而笑。在笑聲中林盼弟說：

「真不害臊，好像政大的門是為妳我而開的。」

「本來就是嘛！」李貞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憑什麼那麼有把握？」

「就憑這個！」

李貞挺了下胸脯，指著黑外套綠襯衫說。陽光下，她的眼眸中綻放出的是那樣自負的光彩。

「但願如此，」林盼弟凝視著李貞，低語道：「還有兩年，不曉得到時候是否一切如願。我總覺得，人生的際遇和變化就跟天氣一樣，誰也沒辦法掌握，昨天還陰雨綿綿，今天就陽光普照，明天還不知如何呢？」

「妳呀，就是愛胡思亂想。」

「對了，李貞，我剛買了張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唱片，放了學到我家來聽，如何？」

一向爽快、愛音樂的李貞，竟猶豫地面有難色。每當林盼弟邀她時，她總是推三阻四不肯去。經林盼弟一再追問，她才支支吾吾地道出緣由：

「我，說不出為什麼，對妳家的那種氣勢，很不習慣，讓我覺得坐立不安；尤其是妳奶奶看人的樣子，受不了。她好像不大喜歡我。」

「我想奶奶只是不喜歡妳的性別，而不是妳這個人。」

「哦？怎麼講？」

「因為妳是女孩子。」

「有分別嗎？難道妳奶奶喜歡妳帶男孩子回家？哇！這麼開放呀！」

「那倒不是，」盼弟皺起眉頭，略顯不耐地說：「奶奶只是極端的重男輕女。」

「哦——」李貞見盼弟面露不豫，就不再說下去，她笑咪咪地說：

「我看還是到我家來聽收音機好了。我家雖然又小又破，但是可以隨便瘋，如何？」

林盼弟搖搖頭。她當然不能到李貞家去，奶奶規定，放學後要立刻回家，沒有任何理由延誤。在家裏，奶奶的話就是法律，沒有人敢隨便抗命。

放學後，和李貞一起搭3路公車回家。在溫州街站，林盼弟先下車，過了馬路，便是青田街，盼弟習慣性地看了下錶，四點五十分，離規定時間還有十分鐘，不覺放慢了腳步，一寸寸地往前移。

家，就在那片鬱鬱蒼蒼的榕樹間，高牆大院，朱紅大門永遠光鮮亮麗，門墩上那塊銅鑄的「林寓」，在記憶中一直是閃閃發光不沾一絲塵垢。這就是李貞所謂的「氣勢」？從小盼弟習慣了這兒的一切，理所當然地以爲家就是這個樣子，今天經李貞一提，才發覺確實和別人的家有點不同呢。

但是，這些不同爲什麼反而拉遠了朋友間的距離，連最大方、開朗的李貞都不

肯來家裏，自己的家真是那麼不可親嗎？盼弟在門外呆立了兩三分鐘，忽然對這兩扇大門產生出陌生的感覺。

五點正，盼弟按下門鈴，只一下下，裏頭便揚起敞亮的回聲：

「是誰啊？」

「王媽，是我。」

「哦，是大小姐回來啦。」王媽應聲拉開大門，滿臉親切的笑迎撲了過來。她手上抱著一大堆衣服，圓臉上沁著細密的汗珠，一件靛藍長袖夾襖，隱約地浮上濕痕。

王媽是奶奶陪嫁的丫頭，十七歲隨著奶奶進到林家，原打算過幾年後給爺爺收做二房，那知沒等得及當新娘，林家老爺就過世了。她倒也一片忠心，死心塌地的幫著奶奶守住林家不算小的產業，盡心竭力地帶大林家唯一的骨肉。從北平到臺北，林家的境遇雖不如從前，她卻始終如一，對奶奶，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

家裏上上下下的事，全由王媽一手包辦，她的能幹，更顯出母親的無能。感覺裏，母親只有充當下手，聽候吩咐的分兒了。有一回，母親曾自嘲地說她有兩個婆婆。

這會兒，只見她一個人在忙活著，盼弟隨口問道：

「我媽呢？」

「在屋裏歇著。」

快步走過青石板鋪的小徑，推開紗門，剛彎下腰要脫鞋，便被紗門的反彈聲嚇了一跳。擡頭瞧瞧沒動靜，這才上了玄關，直奔母親房間。光鑑如鏡的地板上馬上印了一行零亂的腳印，她回頭瞅了眼，自己是怎麼走的？

拉開紙門，裏頭昏鬱鬱一屋子暗，盼弟側身進入，朝倚在沙發中的母親輕喚：「媽，媽，我回來了。」

給女兒一叫，林太太像受了驚一般，吃力地將龐大的身子由絨布沙發中提起，順手捻亮了壁燈。

「哦，盼弟，回來啦。到奶奶屋裏去過沒有？」

「沒。」盼弟在母親腿邊蹲下，望著她說：「人家喜歡先來看妳嘛。」

「媽知道，」母親伸手撫摸著盼弟的短髮，蒼黃浮腫的臉上露出一抹虛弱的笑：「可是規矩還是要懂，長幼有序，明白嗎？」

「好啦，我這就去。」盼弟起身，望向母親鼓脹的肚子問：「快生了吧？」

「嗯，就這一半天了。」

「媽，生小孩是不是很可怕？妳怕不怕？」

「傻丫頭，都第五胎了，還怕？」

「哦，」盼弟漫應著，不覺又瞅了下母親大得嚇人的肚子。

穿過靜悄悄的客廳，盼弟站在靠院子的一扇紙門外，必恭必敬地說：

「奶奶，我是盼弟，來給您請安。」

「進來。」

這間屋子比爸媽住的那間小兩個榻榻米，由於光線好，反而顯得寬敞。迎面牆上懸著爺爺的照片，雖然色澤昏黃，卻掩不住爺爺眉宇間的英挺之氣。照片下方，懸著雕花紅木供臺，兩盞長年不滅的紅燈圍著一塊寫著「堂上林氏歷代祖考妣之神位」木牌，四樣素果，兩瓶鮮花，一年四季，從未間斷。倚牆是張罩著織錦桌布的供桌，列著一支木魚，一串念珠。打從四妹過世後，奶奶就一心向佛，每月初一、十五吃素，平日早晚各做長時間的誦經。只是，奶奶求來拜去，爲的只是一件事。這會兒，奶奶正跪在按凳上，手持念珠，口中念念有辭，瘦削的臉龐，映在橢圓鏡面中，冷厲的眼光，折射過來，她停住默念，說：

「跟你說過多少回了，女孩子家走路關門都要輕，怎麼老不記得？」

盼弟低聲應著：「我以後一定注意。」正想離去的腿，卻被奶奶截住了。

「妳過來上炷香，求林家祖宗保佑妳媽這回生個男孩。」

見盼弟沒動，奶奶加重了語氣：「還杵在那幹嘛？快去點香哪。」

許多慘痛的回憶，像漲潮般突然湧上盼弟心頭，母親愁苦、謙卑、歉然的眼神，一下下撞擊著她的神經，扯得她疼痛異常，帶著強烈的怒意，使她的勇氣急速高漲，她聽見一個陌生的聲階由喉中跳出：

「我希望媽媽生個妹妹。」

「住口！」奶奶尖喝，臉孔發綠，冷峻的眸子射出帶刃的利光，直逼向盼弟。那樣子，很嚇人，盼弟不覺倒抽了口冷氣。不過是一句話，怎至於憤恨如此？

「妳這丫頭，成心跟我做對是吧？妳是等著看林家斷後，是吧？」奶奶咄咄逼人地質問過來。

「奶奶，我——覺得女孩子也一樣——」盼弟有些畏縮，舌頭也不大聽使喚。

「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妳那裏懂。女孩終究要嫁人的。」

「可是，奶奶——三舅公不是沒結婚一個人，也沒後代呀。」

「妳給我閉嘴！」奶奶厲聲截斷盼弟的話，怒目相對地說：「三舅公的事還輪不到妳來批評！妳這丫頭，念了幾天書，好的沒學到，倒學得伶牙利齒，頂撞起我來了，反了，反了！我看妳打明兒個起也不用上學校去了，白糟蹋錢。」

「奶奶，我沒有，我——只是就事論事——」

「還嘴硬！妳給我——跪下！」奶奶氣青了臉，大聲喝著。那聲量，足夠讓屋裏每個人都聽到，透著風雨欲來的嚴重性。

盼弟不甘心地跪了下來。果然，媽媽惶急地趕到門邊，二妹、三妹和王媽也都出現在一旁。

媽媽一臉誠慌誠恐，小心翼翼地趨向奶奶，低聲下氣地問：

「媽，盼弟又惹您生氣啦？讓我來說她……」

奶奶在王媽的攙扶下，坐進了太師椅，點上一袋煙，叭叭地連抽好幾口，也不理母親，別著頭由鼻孔裏冷哼一聲。母親則轉向盼弟，弓著身，苦著臉對她說：

「盼弟，妳怎麼越大越不懂事了呢？快過去給奶奶賠不是。」

「媽——」盼弟憋著一腔委屈，仰臉望向母親，抗議著。

母親從來都是這樣，全然不問原委，只一個勁地委曲求全。她的一舉一動，總